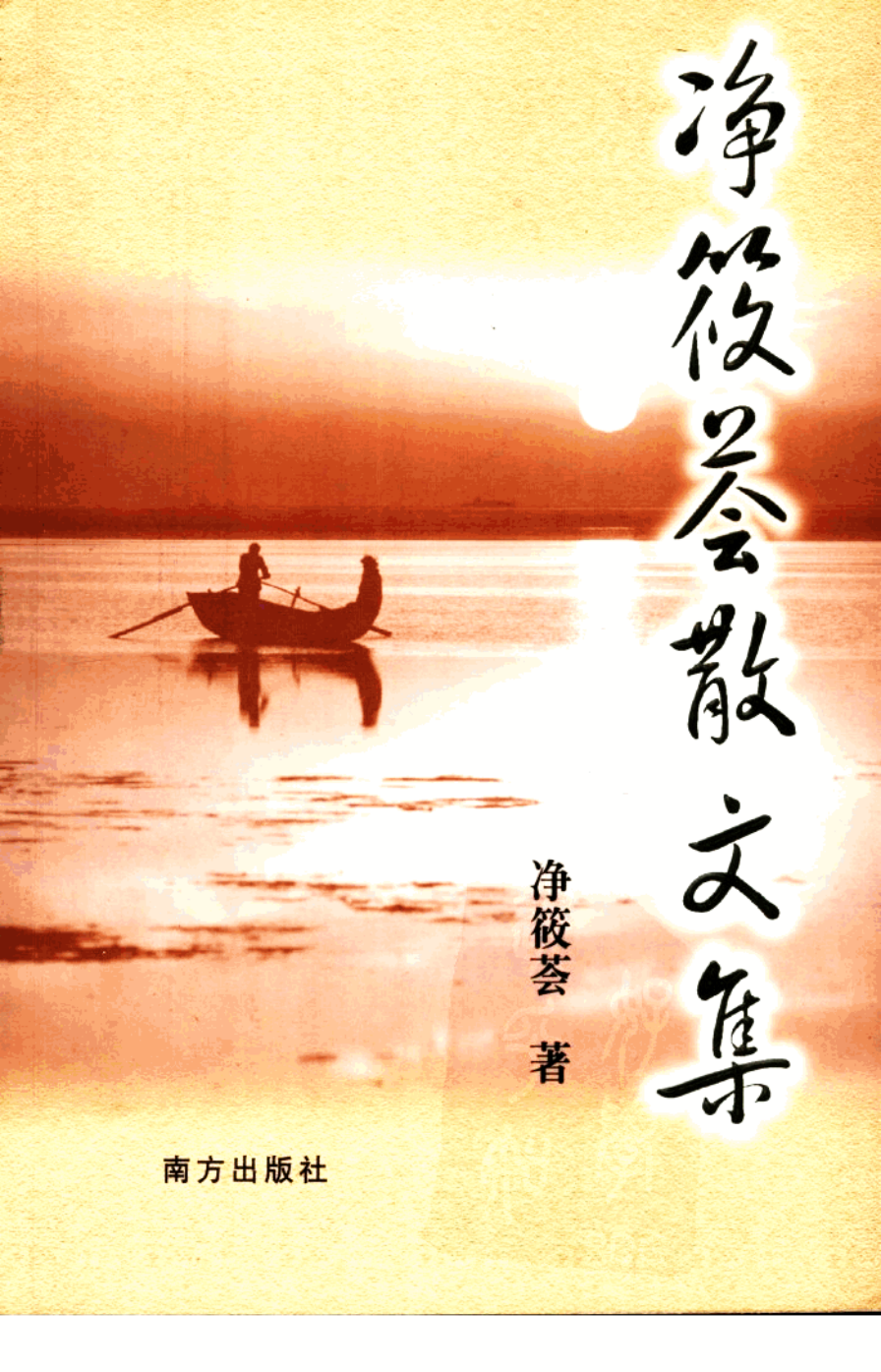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净筱荟散文集

净筱荟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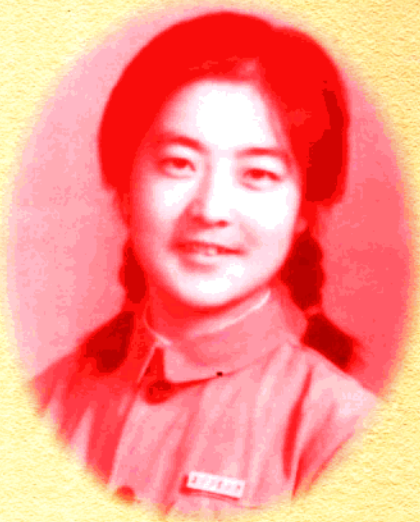
南方出版社



一个思想细腻、感情丰富的富有者，一个对大自然倾心相爱的痴情者，一个正气铮骨的难得者，一个良心责任永不褪减的写作者。

于是，她的笔端便沁渗出关中沃土高天上鸦燕的轻盈，榆柳的翠嫩，松柏的沉稳；地球之巅的雄伟、边塞的寂寥，古庙的庄严。于是，她的笔端便流淌出对地球万物的挚爱，对儿女纯情的眷恋，对人间真情的讴歌。于是，她的笔端便倾泻出对社会邪腐的嘲讽，对人性阴恶的批判。

质朴的笔调，真诚的情感，崇高的精神。于细密中见雄宏，寓高尚的思想人格于文笔之中，净彼荃的散文，在表现一种独特、美妙、正义、纯粹的精神世界。



净筱芸散文，无论在观察生活，还是组织结构、行文书写等方面，都体现了女性细腻特点。多数作品虽从小处着手，却透出无限天地，浑然天成而无匠气。也许是性格使然，作者散文立意高，处世态度鲜明，绝不与那种时下“小女人”之作为伍。她的作品总是流露出对真善美的赞颂，对假恶丑的嘲讽直至鞭挞，表达了作者的坦荡人生。

作者不少作品是写她故乡三秦大地生活的：风情民俗、乡党人物、个人经历等等，作了不少回顾和描写；观察周到，文字清爽准确，充满丰沛的生命意识和家园意识，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调，当读者同净筱芸一起参与她的散文精神游历时，必然感到我们的世界很真切也很温暖。

读净筱荟的散文

李炳银

我原先读净筱荟的散文不多，其实在好多年前，她就已出版了一本散文集《雏燕》。这次她要出第二本散文集，嘱我写一序言，集中时间看了她的第一本集子和第二本书的全部清样后，对她的散文创作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，应该为我们的文坛有这样一位才女而高兴和欣慰。

净筱荟散文的生命意识和田园意识很浓郁。在她的第一本散文集《雏燕》里，就用了很大的篇幅对故乡——三秦大地风情民俗、乡党人物、个人经历作了很多回顾和细致描写。可能同是秦人之故，感觉亲切诚信，有的篇章很是精采。在这本新集子中，我们仍然能读到她对一脉乡情的精采描写，像《笛子杂吹》、《尴尬诸事》、《砸榆皮》、《开脸》、《猫鉴》等篇章，无一不看到生命之中那密扎浑厚的故乡根系。一只笛子，一块黄土，一条小河，一只飞燕，在她的笔下，都产生了灵性，具有情感。它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家园意识。有人说，这种生命意识和家园意

识，正是我们遭遇所谓的文明给生活带来的浮躁、焦虑，甚至是不安的心理中所不可或缺和亟需的。它构成了净筱荟散文的核心意念，它的出现，是一种需要，作者的需要，也是社会的需要。这些作品略去了作者和读者的心理距离，是知音中那必须的高山流水。事实上，当有人感叹 20 世纪最后的 50 年中国乡土散文传统已成空谷足音，孙犁转向书评性写作，汪曾祺也许是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幸存者时，中国的乡土散文依然是在有心人中深入进行。虽然它的作品数量没有城市和后现代时尚描写多，但优秀的作家作品总有出现，像我们最近读到的刘亮程等人的散文。纵看净筱荟的散文，她的不少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在于她能较好继承和实践乡土散文的良好传统。净筱荟的父亲是那个年代国家少有的高知形的公务员，是目前为数不多的“共和国创立者”勋章获得者。母亲是位晓世明理，心胸豁达，心中只装儿孙、家庭、周围亲朋、世事环境而唯独没有她自己的平凡而伟大的女性。她对子女们的培养教育是成功的。她高风亮节贤德勤劳人格的潜移默化使子女们个个品质优秀。幼童年时期的净筱荟是在西周文化浓厚的周岐农村生活的，皇天厚土，净水蓝天，优秀的父母，独特的家庭养育了一位心性灵秀，敏锐细腻的净筱荟；也使得她的散文充满了自然爱心芳香——在她的作品中，无论是回忆记述青少年时代还是写她以后读大学、离开三秦到西蜀工作及在西藏、新疆、云南旅游等生活，我们总能感受到她的美好、善良的对人、对大自然的爱的情结。在这本散文集中，从《却上心头……》、《山中无虎时》、《聚散若匆匆》、《寂夜，歹徒入室！》、《感受天堂》、《二见白鹭飞》等篇章中，不难得到上面认识。这无处不有

的大自然情感、人的情感使读者感到我们的世界很真切也很温暖，一起参与散文的精神游历，推动主题的思考。它，正是净筱荟的散文价值之一。

自古写作，最忌程式化。通过对净筱荟第一本和这本散文集子的比较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她的散文也是在变着。她早先的作品，可以说属于抒情类的散文，近几年中，她开始小品、随笔的写作，像本书中的《真话的代价》、《良善不识蛇蝎门》、《挨受家长会》、《家长=老包？》、《难圆之梦》、《吃的心情》等，都是。读这类作品，你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鲜明立场，对真善美的深情歌颂和对假恶丑的无情批判，对崇高的重视、追求，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都已坦露无遗。

净筱荟是一个以本职工作为先的业余写作者，长期以来，她一个人拥有一个编辑部和一本大省的省级刊物，她一个人硬是把这本她接手时的《信息》办成了一本众多读者关心的彩印大杂志。这在长期以来人浮于事的大机关里是少见的、难得的。净筱荟的敬业精神可见一斑。然而这又制约了她的业余创作的产量，但是，在这不多的作品中，我们却已看见，净筱荟爱心无限，天下为大。她是一个把民众社会、天下大事乃至地球生存，宇宙变幻时时装在心中的作家。净筱荟的作品洋溢着泱泱大气，浩浩正气和浓厚的社会责任感。对于一个作家，这种精神堆积和写作准备，无疑又很重要。

好的文字必然是贴近事物本质的符号精灵。净筱荟的散文另一特点，是她的文字准确，清爽，充满想象力。尤其她对关中地区的生活描写，常常令人击节赞叹。我们在品评净筱荟的散文时，并不是说她的散文完美无缺，读这本集子

时，我们对她的几篇纪实性的散文，也可以说是小报告文学，就感到在选裁、描写上还略欠精心，有的抒情散文的疏密还可再讲究，随笔的内涵还可以丰富些、视野还须更广大些。这些都是一个成熟作家写作进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。净筱荟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，学的专业是飞机设计，但她热爱文学，把工作之外的时间都交给了文学并有所成，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她在今后一定会写出更多、更有品位的佳作来。我们期待着。

(李炳银，当代著名评论家。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秘书长)

目 录

读净筱萼的散文·····	李炳银 (1)
山中无虎时·····	(1)
尴尬诸事·····	(7)
……却上心头·····	(15)
寂夜，歹徒入室！·····	(26)
笛子杂“吹”·····	(32)
聚散若匆匆·····	(39)
砸榆皮·····	(56)
开 脸·····	(59)
浓香淡香都相熟·····	(65)
落花最是无情时·····	(72)
猫 鉴·····	(79)
修 仙·····	(88)
书信姻缘·····	(93)
接受家长会·····	(98)
家长 = 老包？·····	(110)
酩酊银球情·····	(115)

谁想当皇帝	(120)
真话的代价	(124)
难圆之梦	(127)
良善不识蛇蝎门	(132)
二见白鹭飞	(143)
吃的心情	(150)
你是谁	(157)
感受天堂	(159)
芳丛咏叹	(196)
下雨天打伞	张羽翔 (239)

山中无虎时

我进高中校门的时候，学校百废待兴。

校舍，是“派”斗后的狼迹战场；老师，是刚刚挨过整的惊弓之鸟，有些“问题严重”的老师仍在低头拉煤、扫地、洗厕所；实验室被砸，医务室被封，医生被赶。

可是，要正儿八经地读书，这一切少了哪样都不行。

于是，实验室重整，制剂室生产，医务室又开了门。

大约因为父亲当时正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段医院工作，没想到我竟被选成了“校医”之一。

当“校医”不久，就有“好心人”偷偷告诉我：“高年级那个男生校医是个流氓。”

我惊呆了，于是，我处处小心、提防起那个男生来。

可是，在一起工作了一年，我从未见过那个瘦小的男生在哪个女生跟前耍过半点流氓、或说过半句过头话。那“流氓”对我更是尊敬有加。不过，他的言行倒可算得上个“酸枣儿秀才”或曰“假女子”。

一年后，这个“酸枣儿”就毕业回农村了，后来听说因为他带手表、往白“力士”鞋上擦粉的“流氓行为”被家家穷得穿半截鞋，炕上铺半截席的生产队社员把他拉上游了街。

且不管“流氓”如何下场，他们一走，医务室便成了我和俩个同届小弟弟同学的天下，确切地说是我的天下。

当校医真好，同学们赤脚跳进泥田插秧割稻、招蚂蝗叮咬、务弄校农场时，我便背上红十字药箱在田埂树下“巡诊”。

我的资产阶级享受思想在暗暗作怪。

而这时，我早已学会了打针、包扎伤口什么的，动不动还要给同学用用银针哩。

但打针时常常紧张得会使人想起笨拙的射击手对靶的情景。可同学们倒不在乎，心甘情愿地来为我当靶子，让我学手艺。记得一个姓蔡的同学曾一连打了十几天针，到打完，我也不知他害的什么病，打的什么针，到后来连他的名字都忘了。

一个春季的一天，灶上一位炊事员师傅来医务室，说他母亲在地段医院看了病，开了针药，已在医院打了一针，以后几针叫我给打一下，他母亲现在就住在学校。

有趣的是这位“炊事员”就是我校上届才毕业的校友，他写得一手好字，篮球也打得不错，可不知怎的，他刚出校门却又进来当了我们的灶上大师傅。不过，他当时不来当大师傅，就只有回家拉生产队的架子车的份儿，字写得再好，球打得再嫖也没用。

为他对我工作的信任，我非常感激，连忙收拾起必用家伙，就跟他来到了他娘的住处。

一见这位老人，我尚未动手就被吓出了一头冷汗，只见她除了两颗发黄的眼珠子，其余都像木乃伊：

眼窝下陷，颧骨突出，腮帮子完全成了两个坑，伸在被

子外边的两只手瘦成了鸡爪状。

但是，针，还得打。

我在紧张惶恐中极力镇定自己，倒麻利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。

想老人皮又老又硬，故我用了大号针头。

揭开被子一看，天哪！这老人的臀部几乎是拿皮裹了几根骨头。这针，往哪里打哩？！

我颤颤地拿起酒精棉球，反复揣摸哪块有点肉，换着消毒地点……

终于，在大汗满头中我认为是“地方”了，于是——左手拇指和食指尽力绷紧那皮，右手执注射器，想着老人这皮太老又缺少弹力，就用劲猛扎下去……

随着“噌”地一声针扎下，老太太“啊呀”惨叫一声，腊黄的脸上立刻滚出了豆大的汗珠，呼吸都紧促了，而我的感觉，这针是扎进骨头里去了……

我几乎吓晕，——我一针将老太太扎上了西天……

我本能地立即拔出了针头，看看老太太尚在人世，便赶紧换了小号针头，换了另一侧臀部，抹了一把脸汗，静了静神，重又扎下……

这一针总算打完了。

以后“炊事员师傅”再也没找我给他娘打第二针，我也没再去。

后来不久一天，团委书记老师来通知，说老校长病了，晕得天旋地转动不了，上午请地段医院医生来看了，当时也已打了一针，还是有几针，以后就要我们校医务室去给打了。

我听了紧张得头发都要倒竖起了，那可是老校长啊！

我再也不敢单独出马大胆行事了，立即跑到别班教室，叫了两位小弟弟校医，一番精心准备，三人一起背了药箱来到校长宿舍，打瓶的打瓶，吸药的吸药，消毒的消毒，三人协作，小心异异地给老校长打了针。以后几针均如法炮制，无滴点闪失。老校长直夸我们“打得好，不疼。要继续好好学习，为全校师生服好务”。

我们这届是硬对硬的考取，班上不乏学习优秀者，什么各“科代表”均属此类。尤其数学科代表，用现在的话讲，真是“树（数）尖儿”。见了他，不问学习单看长相就“尖”得可以了。你看他那脑袋，小小年纪就前额精光，那头发茬硬是从头顶上开始才发芽的，把个前额大大地暴露出来，闪闪发亮。真正应了那句俗话，肥沃的土地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不长毛。

因此，同学们送了他一个形象的外号——“灯泡儿”。

这个“灯泡儿”的确是像灯泡儿，平时除了学习和偶尔说点数学之外，再就一言不发，只顾发他的热和光。

这年隆冬的一个晚上，好不容易熬到了下晚自习，急忙一番洗漱就钻进了冰窖般的被窝，好不容易被窝刚刚有了点热乎气儿，突然门外有人呐喊，住在门口的同学传话说“有病号，找净小惠”，同时还说叫我找个女伴一起出来。

我和我的同桌、同寝室、同床挨着的小明连滚带爬跑出宿舍，见几个男生抱抬着一个人在路灯下等候。我们班主任陈涛老师上前告诉我们：灯泡儿回寝室后就躺在床上看书，看着看着一头栽下床来昏了过去。叫我赶紧陪去地段医院，找当院长的爹急救……

……后来高考制度一恢复，“灯泡”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省城一所挺不错的学校。

四五年不见，又同到省城读书。一个行将岁末的星期天，“灯泡”精精神神地来到了我校，找到我送上一卷当时少有的美丽的年画。

看见他，我首先想起了那年冬日的“抢救”，他被几个男生又背又抬，我和小明跟在后面跑，爹叫医生紧急行动……

我憋不住笑了，灯泡就是灯泡，他仍然从容无语。

“灯泡”大学毕业后，又因学习成绩优秀而被留省城部属机关工作，不久就被提为业务官员，后又因工作成绩突出而部里直接把他调往北京，到首都做大官去了。

十多年后的一天，灯泡突然打来电话，说他这些年来找遍了蓉城，如今总算找着我了。

我们都非常激动！谈起工作生活，他仍那么自信，说他永远会像过去的他一样工作生活，不为社会风气所左右。

真不错，永远的灯泡儿，我相信，他走到哪里，什么情况下都会发光的。

……

在那非常年代，山中没老虎时，我在学校医务室称了二年半大王。当时情况下，还引起了不小的妒嫉和诽谤，这倒给了我一些锻炼，更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了坏事变好事的收获，应验了那句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的古训。我真心感谢当日那些心怀叵测、明暗中伤的各色人等，是他（她）们成全了我日后永远的幸福。

二年半的“校医”，也使我学会了一些课程以外的医药

卫生知识，回家后没少给家乡父老打针包伤等，还一律免费。

尴尬诸事

我上小学的时节，正是生产队大战水利的年月。那时没听说过有什么“未成年人保护法”，中小學生一放学或星期天，一律主动去上活。

缺劳动的我家的我更不例外。像往常一样，这天我扛起爷爷常用的沉重的老镢头上了水利工地。

也像往常一样，工地上的叔伯哥们又听起闲传来，纣王宠妲己，吕布戏貂蝉，唐僧还回睺女儿国……

几个怪毛酸醋凉浆水听够了，又开始了武戏：王翦破赵、燕、灭楚国，薛仁贵征东征西，穆桂英挂帅，三打祝家庄，风雪山神庙……不知不觉中，话题来到了《水浒》上，听来听去，又回到了软点戏上，又说起了怪话：高衙内想死林娘子，林冲无奈上梁山，听到这里，我不知不觉小声说了句“逼上梁山……”

“能啥哩能啥哩？”没等我说完，一个外号“牛牴角”的我们一门子的哥大叫一声，吓了大家一跳：“你知道啥叫逼上梁山，念了几天书不得了了，啊?!”

一帮听闲传者大笑。我的脸烧到了脖子上，委曲的眼泪一口一口咽往肚里——难道“牛牴角”不知道先人们写的书

就是为给后人看的吗？

我想告诉他，大声告诉他：《水浒传》我才看过！

可我不敢，我知道我说了这话，“牛牴角”会恼羞成怒气急败坏，会发怒发狂跳起来，而更可怕的还是爷婆叔伯姑嫂们都会指责教训我“一个女娃家还敢看这些个书！”到那时，就不是“牛牴角”发怒的事了，而是全村人都会骂我“看了见不得人的邪书”了，我将比林黛玉和贾宝玉一同偷看《西厢记》还说不清楚，就要被村人的嘴将我在精神上上下下了十八层地狱。

为了不致遭受更大的冤枉，我的眼泪咽不及了就让它涌出眼眶，我没辩解一句。从此，我在我能人济济的庄子里再也不敢“卖弄”半个字的“才华”，时刻小心，处处夹紧尾巴做人。尽管这样，还是有许多能人平辈长辈万分关心地牢牢顶着我，生怕我读书读坏了，因为他们早就发现——“这个女子不是平处卧的兔”。

传统的家乡极讲尊老，却往往忘了爱幼。打记事那天起，我就在祖辈、父辈的影响教育、潜移默化下懂得了这点。出门问候人，尤其长辈，是首先的、自然应该做到的。

如：“××爷，吃了么？”

“××婆做活哩吗！”

“××叔铡草哩吗！”

“××婶洗衣服哩吗！”等等。

这天早起，我把尚小的弟弟放在架子车里拉上往南巴窖奔去，乘星期天给家后院拉土。

走到路口，村子里一个外门子的外号“瞎蔓”的我们该称叔的人拉了一车土费劲地上坡迎面走来。